



飞向太空

郑重

飞向太空

郑重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飞向太空

郑重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0,000 印张：6 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38 定价：0.97元

致“攀登者”

——代序

叶启俊

今天人类的文明，已经又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——电子时代。人类现在有条件可以升向太空，探索宇宙间的秘密，也可以潜入海底，取出宝贵的石油和天然气。电脑为我们调节生产和生活的节奏，机器人为我们节省劳力。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化活动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——如果社会制度合理的话。微波、通信卫星，加快了人类思想的传播和交流，把天下缩小如一家，使我们古人所憧憬的“大同世界”在技术上有可能成为事实——只欠东风：一个合理的世界新秩序。

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——当然也潜伏着危机，例如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正在加紧进行。在推进这个时代更向前发展的同时，每个正直的世界公民对人类的前途负有沉重的责任。

我们中国人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生活，是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文化的民族，我们曾经对人类的文明作出过我们的贡献。但是当我们的历史进入“近代”的阶段，也就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的侵略、封建军阀的混战、蒋介石的背叛……阻滞了我们前进的步伐。建国以后，我们的党领导人民迈

开大步前进，“四人帮”又把我们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新局面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摧残。他们横蛮和荒唐到了这种地步，居然在这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，把知识当作罪过，把追求知识，掌握知识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当成是罪犯。

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也正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到了“绝处”，我们的人民又找出了“逢生”的道路。人民终于把“四人帮”投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拨乱反正，又把他们的创造性蓬勃地发挥出来了。仅四、五年的时间，我们的农业改变了面貌，我们的工业正在加速现代化，我们的商业正从国内市场扩展向世界，外汇储备空前地增加，在国际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声誉。

在劳动人民中，在知识界，被压抑很久的聪明才智，现在也正在开花结果——考虑到时间这么短，应该说果还结得不少！工农业方面的发明创造和改革，已经呈现出一日千里之势，超过了过去不久的那三十年，与旧社会比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在体育方面，我们这个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被人视为“东亚病夫”的民族，现在也扬眉吐气，跃入世界体育先进的行列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倾慕和赞叹。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《攀登者》这套丛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勇敢的攀登者们的身影，听到他们坚实的脚步声。他们在科技、文艺、体育等各个领域，登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，向当今世界展示了我们民族高昂的姿态，传达了它即将奋起腾飞的信息。

但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包袱太多、太重，我们现在还只是在卸掉包袱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之中。我们要与世界科

学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，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，而时代留给我们的时日却并不多——从现在起到二〇〇〇年，只不过十五年。事态不能说不紧迫。实际上，我们还应该争取缩短这段时间，以便我们能更快、更自如地展开翅膀飞腾，对现代世界的文明和进步真正作出贡献。这责任，无疑将主要落在我国青少年一代的肩上。他们得努力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，奋力拼搏，在各自的事业领域里争取攀登高峰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。

我们也不要隐瞒，我们还存在着许多落后面。这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，也表现在精神方面，在思想认识方面。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落后与先进，保守与进取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，还不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。任何前进的道路上总免不了还有荆棘。但世界上推动人类进步的杰出人物，几乎都是从荆棘路上走过来的：法国的物理学家高斯(Salomon de Caus, 1576—1626)，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(Galileo, 1564—1642)，美国的发明家富尔登(Robert Fulton, 1765—1815)……他们在追求真理和从事发明创造的过程中都曾遭到过迫害、压制和讪笑。但他们都突破了种种人为的藩篱，最后攀上人类知识的高峰，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。

党中央近几年一直在作出坚强的努力，拆除这种阻碍我们前进的藩篱，为我们的飞腾创造条件。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。它标志着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时代的伟大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你们应该展开你们的双臂，迎接这个时代，向世界的高峰攀登！

飞向太空

—

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名字。

有时因为发现一个定律，创造一个定理，演一出戏，唱一支歌，写一篇文章，这些人的名字就会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，但有更多人的名字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。有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有的是无法让别人知道，也有的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

这篇报告中所报告的老头，就是属于在一段时间内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名字的人。可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成果，多少次震动世界，成为风靡一时的头号新闻。

这个老头的名字是如此的神秘。

这个名字在中国的方块字中只不过是几个普通字的组合，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他生活在地球上，象许多普通的人那样生活，但他的生活又不是普通的。他不善于演奏锅碗瓢勺交响曲，而是用火箭、推力、宇宙速度、卫星、太空……组成宏伟的乐章。

直到最近，他的名字才能为人所知。

他叫任新民，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头。

任新民，这个极为普通、早已为西方所熟悉的中国人的名字，销声匿迹几十年。当一九七八年，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科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出访美利坚合众国时，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西方，使大西洋彼岸为之震动：等了他几十年，他终于又出现了。

一股特殊的热情把他引向宇宙神，人马座，航天飞机，发射场……一切都是开放的，一切都是宏观的，复杂的整体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卫星、发射场、火箭……这一切的微观世界呢？这一切又都用含情脉脉的轻纱封闭着。谈笑风生，心照不宣。他的目光始终是冷静的，没有剩余的热情，更没有故作姿态的严肃，一切都在分寸之中。

他在主人举办的欢迎宴会上，和美国航天局局长边吃边谈：

“你在美国待过？”

“读过书。”

“是在密西根研究生院读书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果然不错。看到你的名字，我们就猜到是你。你的博士论文还在，我们……”

“现在看来，那样的题目太小了。”

“要不要到母校去看看老朋友呢？”

“日程很紧，这次不去了。很抱歉。”

“我们找你找了很多年啊。”

“谢谢朋友们的关心，我还是在地球上啊。”

英语交谈，仍然是那样流畅，流畅的美国口语，诙谐幽默，彬彬有礼，落落大方。

白兰地，威士忌，频频举杯，一饮而尽。友谊！合作！干杯！茅台呢？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呢？戈壁滩上熏出来的骆驼肉呢？呵，举杯对明月，把酒问青天，我欲乘风归去……一股思念祖国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，怎么来得那样浓烈，又是那样熟悉？这股情绪在什么时候，又在什么地方出现过？啊，想起来，那时也就在这块土地上，在研究室里，他正钟情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题目。祖国大地上的解放炮声，象滚滚春雷，飞越滔滔洋面，冲击着安静的实验室。他的心被震动着。

“富贵本无心，何事故乡轻别？”没有白兰地，也没有茅台，他吟诵着谙熟的宋词，把可怜的家私卖了，把小汽车也卖了，从旧金山搭上了“戈登将军号”商船，开始了二十多天惊涛骇浪的海上生活。吴淞口到了，恰巧碰上国民党飞机轰炸，“戈登将军号”调转船头驰往香港。他无法从上海登陆了。在香港，他又搭上一艘货船，绕道航行到天津，从塘沽上了岸。

魂思梦绕的祖国，终于见到了。

不久，在东方三千里江山美丽的土地上，发生了真善美与假恶丑、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力量的较量。他带着极大的热情，以研制火炮总工程师的身份，为战斗在前线的中华好儿女，输送了克敌致胜的武器。他感到是那样自豪、神圣和光荣。

从此，他与火炮联系在一起，他的名字在西半球，就销声匿迹了。

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，他当年还是密西根大学足球队队员，这次队友们为他送来队旗。他当年工作过的实验室，送来了曾由他签着名字的实验记录……凡能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，都来和他联系了。

当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们对他的名字就更加发生兴趣。他从火炮转到了火箭领域。人们把他的名字当作一枚飞行的火箭，透过那一个个闪光点来研究他的生命运动轨迹。

他无暇回忆过去的岁月，他的心在为祖国的火箭事业搏动。

二

一条绿色的峡谷，他的生命在这里运动着，主持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的发射。

那山谷，一片浓绿，一片金黄，一片火红，翠竹掩映着农舍，飘散着缕缕炊烟，穿红着绿的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……的情歌，跳月亮，火把节的传说……这种特殊的风情画面，还没有取代他头脑中深深烙成的、对戈壁滩的条件反射，又使他似乎置身在那个卫星起飞的地方。

风扬着沙，沙卷着风，嘶鸣，回旋，奔腾。旋风旋成的一根根沙柱，顶天立地，支撑着宇宙的大厦。旋转力越来越小，沙柱被扭曲了，散开了，变成了一层沙浪，宇宙大厦顿时倾覆而消失了。

仍旧是沙的世界，人就是生活在这现实与幻想之中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都是沙，真不知道它是从大地飞向太空，还是从太空飘飘撒向大地。

他被沙包围着。

那被人们称为沙漠中的粮食的沙枣呢？那被称作沙漠春天的红柳呢？那被称为沙漠火种的索索树呢？那些被称为沙漠的保护者的胡杨林呢？还有那座喇嘛庙，被称为沙漠中的“白宫”，都看不见了，都被沙包围了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待开发的星球。

无限的太空缩小了。广阔的沙漠缩小了。连他最有兴趣的历史，也似乎失去了深沉和悠远。他还是打开一部厚得不能再厚的历史书，一行一行地寻找着，沙漠的纪元在哪里？沙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沙漠，本来就是远离人类的历史王国，象《西游记》里火焰山的遗址，没有生长，也没有死亡，与世界其他部分是分离的，还有谁能给它写下历史的纪元呢？

风大，沙猛，他被风沙挤得透不过气来。但他还是无法忘却这个地方，中国第一发自己研制的火箭，就是从这里打出去的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就是从这里起飞的，他走向太空之路也就是从这地方开始的。

他带着对沙漠难以排遣的复杂心情，向坐落在峡谷里的发射场坪走去。暮色苍茫中，那一幢幢红白相间的建筑群活跃了起来，山顶上银灰色的观测天线打开了，佩带着各色通行证的人流，挂着各种牌号的车辆，从他的身边闪过。专用机场上的飞机频繁起飞或降落，忙着校飞试验。发射台犹如一座钢铁浇

铸的大厦，拔地而起，一直插进蔚蓝色的天空。发射塔上的灯光象天空的星星在闪烁着。

在这条绿色的峡谷中，进行着这样一次决战：用新建的发射场，用新型运载火箭，把中国第一颗同步卫星送入三万六千公里高的静止轨道。这在他生命运动的轨迹上又是第一次啊。他默默地数着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……这是他参加发射的第十五颗人造地球卫星了。以前发射的十四颗卫星，没有一颗的轨道象第十五颗的轨道这样复杂。难啊，实在太难了！在当今世界上，有同步卫星的国家不少，有的是租来的，有的是买来的，有的是合伙经营的，真正用自己的火箭，用自己的发射场，把自己的同步卫星打上去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。

兴奋吗？不。这时，他的心是平静的。卫星还在技术阵地测试，火箭也正在技术阵地测试，发射塔架上还是空空的。但是那闪烁的灯火还在吸引着他，吸引着他沉静地向那里走去，那灯光又使他想起四十岁的生日。那天已经很晚了，他才回到家中。妻子虞霜琴发挥了数学教师特有的本领，把生日蛋糕做成一个数学模型，四十只小红蜡烛在蛋糕周围整齐地排列着，还没有点亮，就等他的到来。虞霜琴看到丈夫那个高兴劲儿，以为是生日给他带来的欢乐，一口气把四十只小蜡烛点亮了。

“看我的手艺怎样？”

“技艺精湛，可以当蛋糕店的老板娘。”

“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。但今后的工作不能和你商量了，你能谅解吗？”

“先说清楚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不能说，连为什么也不能说。能理解么？”

“我理解你。我也不想知道。”

虞霜琴并不知道，几分钟前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和他的一次谈话，那是一次改变他生命活动轨迹的谈话。

陈赓大将仍然是温文尔雅的儒将风度，温和的目光透过眼镜片在他脸上盘旋着，显得那样恳切，坦率，真诚。大将用带着商量的口气问：

“调你去搞火箭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我是教火炮的，火箭和火炮的距离很远啊。”

“都是一个‘火’字，你会用炮，我想也能学会用箭。”

“这要我从头学起啊！”

“我已经向中央立了军令状，为了发展火箭尖端科学，点谁给谁，要谁送谁，你是中央点名要的，你可要支持我噢。”

他还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呢。几分钟的谈话，就把他带入火箭的生涯，开始走上探索太空的道路。一眨眼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那次生日给他带来的温暖情绪仍然在心中荡漾着。

他来到发射塔架前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他知道还没有到热烈的时刻，到时候会热烈得使人发狂。这时他又想到发射塔架下的导流槽的出口地方，需要修理一下，虽然布置下去了，不知道修理得怎样了。忽然听到从下面传来说话的声音：

“伙计，来根烟，你说这玩意能打上去吗？”

“这可不象我手中的风钻那样听话，谁知道那老头有多大把握。”

“看样子他还怪严格的，这点小毛病还要叫我们来修，搞

得老子晚上加班。”

“听说他还要搞什么气象卫星，资源卫星，航天飞机呢。”

“那只不过说说而已，现在的事情是吃到嘴里都不算是吃，要咽到肚里才算数。”

他的心为之一震，刚刚回忆四十岁生日带来的温情，一下子都消失了，很快地又安静下来。这样的话已不是第一次听到，听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了，他只是高声地说：

“你们别在那里瞎扯，要是不合格，再叫你们重修。”

“好哩，要叫你和我们一起去修！”

下面又传来热烈的风钻声。

三

任新民心里很清楚，有许多目光在盯着他。那些目光不只是盯着他的脸，盯着他的背，而是直直接接地盯着他的心。他觉得目光给人产生的压力要比语言沉重得多。

他从发射场坪回到宿舍，导流槽里的那阵闲谈很快地忘掉了，但是那向他投射来的各种目光却一直在他的心中晃荡。

那目光来自几位中年人。他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但他知道他们的名字是：黄仲玉、钟义信和林克平。他们三人是北京邮电学院的校友。也许是他们的职业和同步卫星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对它就有着特殊的兴趣与特殊的关心。他们都清楚地知道，一九七〇年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，周总理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，把同步卫星的工程纳入重点项目。直到一九七四年，别人家的卫星一颗又一颗地奔向同步轨道，我们的同步卫星却

被动乱的风暴推向了浅滩，就象一艘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的飞船，几次想起飞都被地球的强大向心力把它拖回地面。

就在这一年的四月，他们给周总理写了封信，诉说了他们的心里话。

周总理看到这封信，立即在上面批示：

即送××、剑英、××、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、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次有关部门会议，先将通讯卫星的制造、协作和使用的方针定下，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，督促进行，妥否请酌。

周恩来

1974.5.19.

这就是著名的“五一九批示”。

谁去具体执行这个任务？

历史选择了他，重任落在他的肩上。

要向太空进军，他是振奋的。他知道，发射同步卫星，不只是卫星技术的飞跃，更是运载火箭技术的飞跃。

用哪种运载火箭把同步卫星送上三万六千公里的高度？

一九七四年的九月，在发射同步卫星的火箭发动机设计方案论证会议上，他作为总设计师，首先要对运载工具作出有远见的战略决策。他站了起来，用激昂的语调提出了采用一种新型高能发动机的方案。

出人意料，会议一面倒：全体反对他的设想。

在一片反对声中，他没有急躁，而是沉静地说：“我们盯着这个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高峰，方向是对的！宁可在研制中多付出一些代价，也要迈开步子，为不久的将来打开局面，朝着世界技术高峰走去。”此时此刻，这位总设计师象个哲学家，唯物辩证法、智慧和胆略倾泻而出；又象个经济学家，他冷静地说：“我们目前的技术知识和物质基础，经过努力，完全是能够达到的。”

会场的情绪进入高潮，人们七嘴八舌，要他再充分谈谈可行条件和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？

会场沸腾了！是啊，这个方案意味着我国搞航天事业的人正在向高峰冲击。这一步该如何迈出去？该如何决策？能成功吗？

在一片问号声中，搞新型高能发动机的方案还是被国防科委采纳了。

千军万马为实现这个方案忙碌着。

一晃就是四年。

一九七八年的深秋，他旋风般地出访日本，又旋风般地回到祖国。当他走下波音707的扶梯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清新甜馨的空气，想不到迎接他的助手给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：有人认为新型高能发动机是冒风险，要让给常规发动机。听到这话，他冷静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是承担着一些风险，不是去冒险！”

出得机场，他果断地作出决定：立刻去见领导，新型高能发动机不能下马，更不能让位。

助手有点犹豫，劝他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。但是他一刻也不肯休息，这件事一晚也不能耽搁啊！

半小时以后，他到了领导的寓所，快步地登上台基，急切地按响了门铃……

新型高能发动机获得了生的权利！

“莫取金汤固，常令宇宙新。”这时他又想到，诗人杜甫不也是主张不要安于现状，要有一股进取精神吗！他觉得科学毫不含情脉脉，不能凭模糊的感觉去冒险，但有时把自己放在背水一战的处境，也会绝处逢生的。

在搞新型发动机这场背水一战中，消耗了同志们多少心血和汗水？他感到地球上的秤和斗难以计量。那一次次反复的、严密的论证，那一次次繁琐的、细心的运算，那一次次相持不下的激烈的论战，又都清晰地映现在眼前。那一个个带着深长意味的问号和惊叹号，又在眼前晃动，直到这时还无法取消、拉直啊！

那又是一场什么样的争论啊，大家吹胡子瞪眼睛，非得要搞出一个胜负才肯甘休。想起来了，那是和一家实用部门关于是否要向国外买卫星的辩论。主张从国外买卫星的人认为：国家领导人出访，国外精彩球赛的转播，我们总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兴头上就因租用卫星时间限制而中断吧！

这话有道理。但是寻找的出路不同。一种意见是向国外购买，另一种意见认为：我们正在研制，用我们自己的卫星更好。

论战展开了。